

# 高識傳

五十三



|       |     |    |   |
|-------|-----|----|---|
| 和書門   |     |    |   |
| 一六八一九 | 二二六 | 五二 |   |
| 號     | 函   | 冊  | 架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和書   | 六八 | 二 |
| 類    | 五九 | 〇 |
|      | 冊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16819   |
| 冊數   | 57 ( 54 ) |
| 函號   | 210 32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目錄

呂居簡

廉希憲

禿忽魯

田滋

袁裕

耶律夷臘葛

石琚

韓若愚

崔碣

宋太后命輦後乘輿

建文浙疑獄

周礼色為先

月中嫦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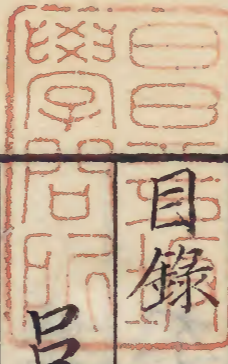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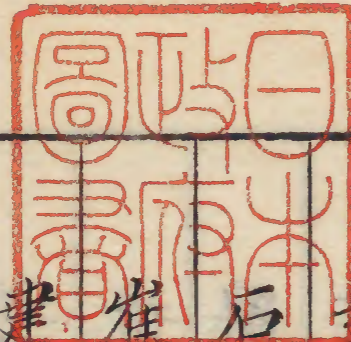
浙鬼石

陳御史浙獄

冤魂入夢

姚生

司徒珍





傅琰

靴盜

壁盜

賊穴壁

元絳斬姦狀

張鼎知簪毒

王世貞

蠅蚋迎馬

黃孝先

殷崇龜

周季侯有神君之稱

奉母骨抵蜀江

貴賤壽夭固有命

文宗儒

張允濟以愛為行

王文格

郭巨埋兒

思由義斬

不賀者有三

薛奎

姚仲孫

石公弼

上官均

唐肅

乞極

韓億

趙江陰政事

鄭尚書寃獄

髻上華生於石

子謙之

長孫慮

張長羊

蔡高調

所自己瞖誣人

燕肅侍郎罪闕者

葛源郎中

王延禧惠民

北魏太祖

司馬悅

金越王永功



金劉徽柔

大懷貞

孫德淵

顧憲之

明道

丙吉驗子

沉括穎侯

王素毒郭

庾超虛盜

魏濤證死

重榮出箭

賈廢追服

程戡仇門

獄吏滌履

李公驗榨

孫料兄殺

蕭儼震牛

懷武用狗

齊賢兩易

孫亮驗蜜

杜亞疑酒

漢武明繼

朱詰昧民

姦僧現文六金身

女巫詐稱柔福

妖僧

奸僧奪士人妻

女入寺觀燈

林公大合決獄

鎮遠侯報賈人寃

錢元懿

隋郎將

隱形術

子孫堂

大安國寺奸民

目錄終



目錄

卷之五十三  
高識傳卷之五十三  
疑事集  
呂居簡  
播磨加古川周之輯  
...

高識傳卷之五十三

疑事集

呂居簡

播磨加古川周之輯

呂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戮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

廿二史言行略

廉希憲



廉希憲拜中書平章政事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以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為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

### 秃忽魯

秃忽魯遷中書右司郎中太宗正薛徹于薦掌其府判署閱諸獄文案嘗暮歸愀然若有求而未獲者家人問之曰今日所議死案也於我心有疑欲求所以活之未得其方耳他日歸喜曰我得之矣於法當流徙

### 邊地

#### 田滋

田滋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告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

#### 表裕



袁裕辟中書右司掾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鬪誤殺人其  
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寡且老恃以兒以為生兒死  
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  
矜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因得免死

### 耶律夷臘葛

耶律夷臘葛應歷初八時數歲為殿前都點檢遷寄班  
都知時上酖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  
亡獲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  
屍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為止復有監  
鹿詳穩七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  
豈可為一獸殺之良久得免

### 石瑒

石瑒拜尚書右丞是時議禁經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  
獲或至徒罪瑒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  
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

### 韓若愚

韓若愚權中書右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  
愚曰昔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  
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行

### 崔碣



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  
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軋夫咨在亡軋夫  
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  
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軋夫遂  
為富人宅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涇里往見  
妻軋夫大怒詎逐之妻者吏自言軋夫厚納賄可久  
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  
陳寃碣得其情即敕吏掩軋夫并前獄史下獄悉焚  
賊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  
相語歌舞于道

乙上廿二史言行略

宋太后命輦後乘輿

帝與太后同幸慈恩寺太后欲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  
長義爭之太后遽命輦後乘輿

榮溪按此宋人談經可謂固矣夫謂夫死從子者  
謂婦人無專行也非謂行坐之禮子可以先母也  
他日臨朝欲使后居帝左朝正且帝欲先拜太后  
而後受賀乃侍臣俱以從子之禮爭之竟使母出  
於子亦異夫吾所聞矣

榮溪漫談

建文斷疑獄

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送太孫周按太孫建文帝處分太孫從



容詳審其父原抱病經年候服一藥方入咽而遽斃  
有似于弑其繼母素憎其子又力証成之無以自解  
太孫條其情而獄之 太祖不信拘其鄰里婢僕及  
原醫訊之乃知原患火症醫者不察候怒為寒藥中  
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 太祖驚曰  
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患  
矣

表氏家訓

周礼色為先

邏者獲強盜七人命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  
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  
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  
太祖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爾何以知其非  
盜對曰周礼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瞽予  
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太祖嘆曰  
決獄者不可不續書

月中嫦娥

王充論衡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  
月托身於月是為蟾蜍楊慎曰其說始於淮南子及  
太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候也古者羲和占日  
常儀占月皆官名也

石室私抄



斷鬼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臨漳石仲玉

璞

初陳臬

周按臬魯孽法也

也江西時民娶婦三日矣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

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公壻殺女壻不勝榜掠自誣

服云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

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淑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燕

好胡乃爾、出囚問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連死

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

曰此獄閔經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

枉死於理安和天夫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

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以明械囚首令待

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闚璞令人召

入曰爾羽容胡為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

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

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鬼石璞為人平易類輕脫

者遇事剴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

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其家

几上陳銀自前列金杯十餘問曰女官幾年矣曰未

考也曰胡婦乎曰刁民逐吾貪奪職璞曰嗟乎使吾

治女、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雙槐歲抄



陳御史斷獄

張里大林不出

武昌陳御史孟機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色有  
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媪許女我已納聘矣父母殺我  
貧無資被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某所歸我  
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  
夕女與婢皆被殺媪執我送官不勝拷掠故誣服即  
遣人執楊生至色寔股栗遂伏罪張生獲釋人以為  
神智有聲宣正間至右都御史

冤魂入夢

吾廣陳參議贊

記一事云戴謙為南京御史夢騎馬至

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  
曰盍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  
門有男子卧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  
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  
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中所見呼其家問  
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告以所夢舉家皆大哭  
婦人乃其姊婦寧而暴死者即捕屠人寘之法一時  
白下盛傳之時正統八年四月也

姚生

真如有姚生者素險賊嘗構怨於陸充糧長乘馬自本



都夜歸姚偵其無備操刀伏中途橋下馬至橋躑躅  
不進鞭之纔進遂為姚所殺月暗幽寂無知者馬逸  
歸向陸妻驚嘶不已若有所許妻知其夫必死非命  
持燈隨馬去至橋下獲尸為妻哀哭告馬曰夫死不  
得賊何以雪冤馬即前導至姚門鼓足蹴不休姚出  
則直前啗之妻於是執以赴官姚竟抵法

雙槐歲抄

### 司徒珍

康熙間溧水司徒珍為濟陽令有村民某與鄰陳獨者  
約侶貿易至暮而陳來叩門呼其子問何以失約子  
以父晨出告明日陳又來率其子覓父至他村見某

已被殺古墓旁遂偕其子訟於令司徒問父出門何  
所挾曰挾八百錢又問陳叩門作何語偕汝覓父作  
何狀得尸在何地具以告則曰八百錢乃致命之由  
也叩門倉猝問呼子不呼父已知門內主人死且父  
既不與偕行陳何以獨知其處約與貿易者陳報信  
者陳偕子覓尸者陳得尸訟官者陳其為陳獨所殺  
也何疑陳駭服闔邑稱為神君云

江南通志

### 傅琰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媪  
爭團絲來詣琰不辨覈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



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

### 靴盜

南齊書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惣拜省事歷司徒太尉拜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拜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媪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媪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北齊書

### 竈盜

有竈盜者一足竈善穿窬嘗夜從二賊入巨室登屋翻瓦以繩下之搜資入櫃命二賊繫之上已而復下入資更上如是者三竈自忖曰櫃再上得毋置我去乎遂自入櫃中復係之上果私計曰資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之去乃挾資持櫃疾行至大野一人曰竈稱善偷今却為我賣一人笑曰想此時已見主人翁矣相與暗喜不知竈在櫃內少頃二賊倦坐道旁竈度將曙又聞遠舍有笑語聲突從櫃出大呼曰有盜



却我二人出其不意無暇審計惶遽遁走乃獨得金  
貲以歸

遺愁集

賊穴壁

某家娶婦之夕一賊穴壁已入矣會地有大木觸而倒  
破腦死燭之乃鄰人也倉皇間思欲彌禍舉家無計  
新婦曰無妨令空大箱納尸於內悄昇至賊門剝啄  
數下疾趨而返其婦開門見箱謂是盜來之物疑夫  
復往他所行竊乃欣然收寘終日不見夫還方發箱  
點視卻是夫屍欲聲張又莫知誰殺且屍實在家恐  
反為鄰舍誣陷更無推諉乃蜜瘞而遁

元絳辨姦狀

元絳撰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婦臥夜為盜斫足  
妻指乙執詣縣而甲已死絳勸甲妻曰汝婦治夫喪  
乙乙服隨遣謹信吏陰跡其後望一僧迎笑切乙與  
詔絳命收繫詰其姦狀即吐實或問其故曰吾見婦  
容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無血是以知之

張鼎知簍毒

張鼎知鉛山有賣薪者性嗜簍一日市歸妻烹以進恣  
啖之腹痛而死鄰保謂妻毒夫執送官考究無他據  
獄不能具公至疑中簍毒召漁人捕簍百觔悉置甕



中有昂頭出水二三者得七條異之召嬭而烹出死  
與食遽呼腹痛而死遂出其嬭

### 王世貞

王世貞為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首妄言  
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稱寃乃令置盜庭下差遠  
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窺因密呼一  
隸蒙盜首而肖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即指絲  
履者世貞笑曰爾以吾皂為盜耶遽命殺之

### 蠅蚋迎馬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任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  
之得一暴屍唯小木記在取之及至署令人市而布  
屢嫌不佳更別市之果得與印記相符者即擒鞠之  
乃劫布商賊也又一日方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  
問左右言城中無此木唯一古寺有之但去城差遠  
何由得至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於樹下冤魂來  
告我耳即令吏往焚之果得一婦尸逮其僧嚴訊之  
即款服

### 黃孝先

西川黃孝先以善軌革名世有客王叟因售貨至成都  
求為卦先判曰叫住莫住叫洗莫洗糴一石殺搗三



斗米遇明則活逢暗則死吏受命及還途中遇雨憇  
一屋下路人甕塞乃思曰叫住莫住得非此耶遂起  
未幾屋覆衆被壓吏獨免妻與鄰子有私許以終身  
矣夫婦令洗浴暗中刺死吏抵家及夜果呼吏浴吏  
復悟曰教洗勿洗得非此耶堅不肯沐妻怒乃解衣  
自浴忽壁縫中伸出一鎗被刺吏大駭莫知其故明  
日鄰舍至咸謂吏害妻呈之郡主王明加以酷刑吏  
泣曰死則死矣但可恨者孝先之言不驗耳左右以  
語上達明沉思良久問曰汝鄰有康七否吏曰有明  
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衆咸未信急令捕至詢果服

罪僚佐駭問明曰叫住教沐二語已驗一石穀舂得  
米三斗豈非康七乎遇明則生應予為之白聞者始  
悟

已上遺愁集

### 殷崇龜

殷崇龜字子長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  
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扁亡吏跡買捕劾得  
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  
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若朝羣宰即庖取刀  
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  
崇龜取他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



伏其精明類此

唐書

周季侯有神君之稱

周季侯令仁和究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回縣報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甘受責周沉思良久曰我不雨罪乃囑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誡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曰但沽酒少寬解更作計耳乃相

與登酒樓之上飯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青峰去必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峰狀答曰其人能回生起死身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即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為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為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



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  
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耳新

### 奉母骨抵蜀江

蘇叔瑜郡人性至孝洪武中戍雲南未幾母卒戍所叔  
瑜請於官奉母骨從雲南抵蜀江登舟人不知其有  
母骨也忽江濤怒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觸同舟  
盡恐叔瑜不得已懷母骨登陸綠山嶺越三日夢一  
叟語之曰江行不危無恐也叔瑜驚覺思其語乃復  
就舟江波帖然竟得葬母于鄉

都公譚纂

### 貴賤壽夭固有命

人之貴賤壽夭固有命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姑以余  
所知言之沈先生啓南與盧知縣鐘生年月日無不  
同者盧乃官至七品先生雖清高竟不沾寸祿朱孝  
子顯與唐惟勤廣亦同年月日時生唐為吉安縣醫  
官年六十一而卒而孝子年至七十且四人皆產吳  
中此則不可曉也

### 文宗儒

文宗儒宰永嘉縣日有商人糴米倩人擔之其人出商  
不意從別道去商踪跡不能得訟於文；受其訟佯  
為不理命姑退未幾台倉官云欲下倉視糧命各鄉



里正集脚夫于倉是日文入命商人立于門倉脚夫  
一一過目果獲其人遂服辜

已上郡公禪纂

張允濟以愛為行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  
民以牝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  
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  
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  
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  
知遽曰此婦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  
牛還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傍有

媯廬守所將慈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媯謝  
婦俄大亡慈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  
得盜者有行人夜焚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入吾  
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  
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  
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蒙節無叛者負觀初累遷邢  
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民呼為慈父

王文格

唐書

王文格以風節文詞著稱而性好吏事以察為明畱守  
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便亟



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  
送府既至皆以屬吏之莫知所以致罪久之不得情  
乃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  
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字在印上必有姦也於是  
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為之者洛人皆服其精 某  
平生見人多矣唯見蘇循州不曾忙范丞相不曾疑  
蘓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有處置范  
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惑此皆過人  
者

張太史明道雜誌

### 郭巨埋兒

郭巨埋兒以見金而止設使不幸而不得金死者不復  
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徒以口腹  
為養而不知志養之道使母而知之何以安其心耶  
劉宋時有郭道者亦以恐廢繼母之養而瘞其子文  
帝勅表其門要皆不可以為世訓也我朝江伯兒  
因母疾殺三歲兒以祭岳 太祖聞之逮伯兒杖  
一百戍海南又議卧冰或至凍死割股割肝毀傷貴  
體或至喪生使父母無依宗祧乏嗣反為大不孝皆  
愚昧之徒為以以希旌表免差役耳於是下令凡驚  
世駭俗以為孝者俱不在旌表之例

與韓愈論郭人  
以割股愈母疾



為非孝我太祖之所以立教於天下者其見高矣

恩由義斷

羣書歸正集

吳郡陸襄以父闕被刑終身蔬飯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惟以手摘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啗炙豫章熊康父因醉為奴所殺終身不嘗酒猶路隨以父面如己面終身不照鏡徐積以父名石終身不踐石此皆人子因事傷親之至情也而顏氏家訓顏之推北齊人著家訓七卷乃曰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將絕食耶似非所以為訓也

不賀者有三

禮不賀者有三昏禮不賀思嗣親也生辰不賀思親勞也禫亦不賀思親遠也今世以人之釋服從吉則喜而賀之殊不知人子遠親一日則悲甚一日人豈宜賀之而已亦豈宜受人之賀也昔朱子於母夫人忌日著黻墨色衫中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對曰賢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然則三不賀者誠孝子仁人之用心也

己上群書歸正集

薛奎

薛奎字宿藝進士及第為隄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浣衣羅



卒捕送州考訊証伏奎独疑之曰白州緩其獄後果  
得殺人者

宋史

姚仲孫

姚仲孫仁宗字茂宗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

馬氏夫被殺指里昏嘗有求而夫不應以為里昏殺  
之官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  
身任之耶仲孫曰幸毋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  
殺人者

石公弼

石公弼字國佐登進士第調蘄州司法參軍洪水監牧

馬逸食人稻為田主所傷時牧法至密郡守韓宗哲

徽宗欲坐以重辟公弼曰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

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繫  
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  
當懲圍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  
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鬪傷指病小愈復與丙  
鬪病小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  
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為疑駁而鞠之乃甲粹丙指  
脫痕中風死非由繫傷也兩人皆得免

上官均



上官均字彥衡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為北京留  
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裏行  
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  
言法官竇莘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  
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  
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  
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貨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

唐肅

唐肅字叔元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後舉  
進士調郿縣主簿徙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  
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  
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擬知其寃持之後數  
日得殺人者

韓億

韓億字宗魏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且有親嫌特召見  
改一官知洋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  
為他姓以專其貨嫂訴於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  
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為證召甲出乳  
醫示之甲亡以為辭寃遂辨

包拯



包拯字希仁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  
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  
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已上宋史

### 趙江陰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趙宏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  
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  
悉能以情偽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以莊頃以豐  
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鎗未滿因  
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頭驗且言來歲齎  
本利以贖至期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

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  
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鎗至遂為西鄰  
不認矣且無保証又乏簿籍終為所拒東鄰冤訴於  
縣々為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  
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々不能  
辨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  
南訴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  
東隣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  
止吾舍試為思之經宿名前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  
否則又曰為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為寘法乃召



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壩曰有聚嘯而寇江者按  
驗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狀俱  
以西鄰指言請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  
江無得歲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西鄰自恃無跡  
未甚加懼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  
何為寇江囚則號呼與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  
趙又曰辨証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偽而堅則血膚  
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  
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產  
以辨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  
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算納到者紬絹若  
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  
伴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  
非寇江者何為諱東鄰祈贖八百緡導引計鄰令其  
偶值於是漸懼灰色所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  
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異之  
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採此以廣聖朝循吏傳

鄭尚書雪冤獄

唐闕史

尚書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翦暴為天下吏師先是



有結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  
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楫於彭門值龐勳  
構逆穿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亂  
之屬妻嘗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內四裔竟無得其  
影迹者或曰已找于巨盜而帑其賄賂矣洛城有楊  
乾夫者以善卜稱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  
於事旦利其色思以計中之乃為端著虔祝六位既  
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  
矣遇劫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即又勉之曰陽鳥  
已晚幸擇良辰清旭更垂訪問當為再祝妻誠信之

他日復往振策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  
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縗服鬢  
髮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旦悲且媿以為誠言無巨  
細事一以托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  
榮獨而積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  
適妻初不納夜則飛磔以懼之晝則聲寇以餌之妻  
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既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據  
優產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年徐  
州平天子洗兵詔大慙就擒外蕃從其間者宥而不  
問給篆為信縱歸田里可久髡髻返洛疥癩瘡穢勻



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所  
從輒轉飢寒循路號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  
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為揖認則訶詈詬辱僅以身免  
妻愕胎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勝其冤許於公府及  
法司按劾楊皆厚賄以行取証於妻遂証其妄時屬  
尹正長厚不能辯奸於是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  
肩校彊可久冤楚相縈殆將溘周按溘克盍切奄忽也盡命祿  
未絕洛尹更任則銜血齋冤許於新政新政亦不能  
辯其所鞫吏得以肆董毒於簧言且曰以具獄訟舊  
政者有漢律在則又列黃周按黃音寅綠連也配邑之遐者隸

執重役可久雙背洒血而目枯焉時博陵公伊大燕  
居備聆始卒天啓良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覆盆舉  
矣攬毒觀風化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仍  
敕吏掩軋夫一家并素鞫吏同桎其頸且命可久暗  
籍其家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鞫吏賂之醜迹昭焉既  
捶其背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棄一坎收錄家  
產手授可久時離畢作沴鱉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  
洞開通達相慶有至出涕者沈寃積憤大亨暢於是  
古之循吏孰能擬諸

髻上華生於石

同



紹興間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  
插髻上華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吾寃行刑者如其  
言後果生

唐湖史

### 子謙之

子謙之字道讓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  
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  
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先詐市馬賊今  
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  
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狀盜馬徒黨悉獲

北魏書

### 長孫慮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  
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  
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  
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  
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  
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  
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寃情狀特  
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 張長羊

張長年中書博士出為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



崇之兄弟析家貧唯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  
長羊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  
牛各應得一豈有公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  
境之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同

### 蔡高調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於海俱亡媪與某氏  
為讐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  
乎雖果為讐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  
邑媪有冤不可不為理也乃陰察讐家得其跡與約  
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

潮浮二尸至臨之皆殺也乃捕讐家伏法高乃端明

殿學士襄之弟也

晰獄龜鑑

### 研自己瞽誣人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  
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因給  
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  
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 燕肅侍郎罪闕者

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闕肅推先毆者雖無傷必  
加以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於是闕者為息



葛源郎中

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撰告水令他日令始至猾  
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宴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  
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  
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訟不能書者吏受之往之不  
能如狀窮之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  
悉捕劾致之法訟故以少

王延禧惠民

王延禧朝議初為岳州沈江令歲飢盜起親獲十餘人  
賊皆應死法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為盜今既無  
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為己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  
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

已上晰獄龜鑑

北魏太祖

皇始二年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

周按太祖道武皇帝諱瑊昭

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

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  
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北魏書

司馬悅

悅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為立節將軍建興太守世宗  
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察董毛奴者



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  
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  
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  
狼狽應有所遺以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  
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司  
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所作去歲賣與郭  
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  
刀鞘及祖歎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  
襦及袒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同

### 金越王永功

金越王永功

世祖朝人

本名宋葛時老嫗與男婦憇道傍婦

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  
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  
刃望見伍長意捕之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  
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  
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為是男  
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  
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  
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  
釋之而去



金劉徽柔

劉徽柔字君美天眷二年擢進士第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

大懷貞

金大懷字子正大定二年除洛州防使兼押軍萬戶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為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誥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

孫德淵

孫德淵字資潑興中人也大定十六年進士遷涉河令有盜秋柔者主逐捕之盜以刃自刺其足面曰秋柔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誑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伏

已上金史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己牛二家辯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



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  
竦竦竊擡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

梁書

### 明道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醫暮入其家言吾  
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實吾子異時乞汝於汝父  
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訟其醫具致其  
乞子於于氏詞明道曰汝有何據曰有據曰何據曰  
某尚記一藥方簿記其歲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  
紙墨甚古其後書曰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  
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

曰汝父壽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醫所書歲月合  
乃醫曰汝詐也醫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合  
月與其子之年齒信合矣以特得其歲月耳然汝有  
一缺漏處乃不覺醫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  
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氏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  
其醫語塞

北窗炙輿

### 丙吉驗子

丙吉字少卿漢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  
而無子祇有一女乙適之其妻卒翁又取一妻復生  
一子後翁死其妻育其子數年前妻女欲奪財物乃



誣後母所生子非我父之子也郡縣不能辨聞於臺  
省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  
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服單衣唯老人之子畏寒  
寢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奪  
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棠陰比事

沉括類疾

沉內翰

沉括字

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屬作叫子置喉

中類之能作人言予謂瘖者苦煩寃無以自明取叫  
子令類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寃或可伸

見筆談

鄭克曰按狂者人皆忽畧瘖者人所鄙棄有寃不  
伸誠亦可憐故著此事使盡心君子得以為鑒也

王素毒郭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王素極姝

好音也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王素煮

之不可王素乃毒之良久覓婢及金銀器不得錄奏  
勅令長安萬年尉石良捕之石良主帥魏祖有策略  
請喚舍人家奴取少年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及縛  
衛士四人問十日內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  
高麗留書遣付舍人牧馬奴索驗云乃云金城坊中



有一空宅更無他語石良往彼處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開婢與化士並在其中乃是化士共牧馬奴藏之奉勅斬于東市

彥超虛盜

漢<sup>代</sup>慕容彥超為鄆帥日置庫質錢有奸民以偽銀二錠質錢十萬主吏久之乃覺彥超知之陰教主吏夜穴庫牆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召人收捕仍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執之服罪

魏濤證死

魏濤朝奉知汴州永縣兩仇鬪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誣于監司監司怒有惡語濤嘆曰官可奪因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墜死鄰證既明其誣自辨見陳無紀

重榮出箭

晉安重榮鎮常山日嘗有夫妻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劍逐之重榮問之乃繼母也因咄出自後射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增快由是境內以為強明之政

賈廢追服



侍讀賈黯判流內銓

流內銓見通典

時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

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為領文書始去焚喪

既除服且求磨勘

磨勘見容齋隨筆

黯言澤與父不通問者

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為孝卒使坐廢田里

出王珪撰志

程戡仇門

程戡宣徽

周曰程戡直于宣徽殿

知處州民有積為仇者一日諸

子私謂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

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詐于官仇者不能

自明而戡疑之僚屬皆言理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

置于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具得本謀

出王珪撰墓志

獄吏條履

江南大理寺嘗鞫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日夜憂懼乃

焚香懇禱以求神助因夢過枯河上高上寤而思之

曰河無水乃可字山而高乃嵩字可嵩僧名也或言

崇孝寺有僧名可嵩乃白長官下符撰之既至訊問

亦無奸狀忽見履上有墨污因問其由云墨所踐使

脫視之乃墨塗也復詰之僧色動遂滌去其墨即見

血痕以此鞫之僧乃服罪

見吳叔校理秘閣閑談

杵公驗棒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時有鬪者甲強而乙弱各有青



赤痕南公召使前以自指捏之曰乙真而甲偽也訊  
之果然蓋南方有樺柳以葉塗肌膚則青赤如毆傷  
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楮傷者水洗不  
落但毆傷者血聚則硬而偽者不然南公乃以此辨  
之也聞之士林

鄭克曰按闕毆之訟以傷為證而有此偽豈可不  
辨故特著焉  
孫料兄殺

孫長卿侍郎知和州民有誣弟為人所殺者察其言不  
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也汝家幾人曰唯一弟與

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資乎按之

果然矣見王珪所撰墓誌

鄭克曰按奸人之匿情作偽者或聽其聲而知之  
或視其色而知之或詰其辭而知之或訊其事而  
知之蓋以以四者得其情矣故奸偽之人莫能欺  
也然苟非明於察奸之術則亦焉能與於此哉

蕭儼震牛

南唐昇元格周之法書元盜物及三緡者死廬陵豪民  
曝衣失新潔衾服直數十千村落僻遠人罕經行以  
為其鄰盜之鄰人不勝楚掠遂自誣服詰其贓物即



云散鬻於市無從追究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以  
聞先主命負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佇雪冤枉  
至郡之日天氣晴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家  
震死一牛剖其腹而得所失物乃是為牛所噉猶未  
消潰也出鄭文室南唐近事

鄭克曰按此非智筭所及蓋獲冥助爾實至誠哀  
矜之效也

懷武用狗

王蜀時代有蕭懷武者主尋軍團乃軍死之職也所管  
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呼之曰狗溪坊曲巷

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  
公私動靜即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  
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郭崇韜入蜀族誅之是使  
察好惡而反為奸慝者也見成都古今記

齊賢兩易

張齊賢丞相在中書咸里有爭分財不均者又因入官  
訐於上前更十餘劄不服齊賢曰此非臺省所能決  
臣請自治之一日坐中書堂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  
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責狀結實因遣兩吏趨  
徙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文



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正

出陳水記

鄭克曰按曾肇撰王延禧朝議墓誌云延禧任岳

州沅江令時有兄弟分財弟弱所得田下訝不均

詰其兄曰均矣即令二人以所得更取之兄許于

州人守笑曰此張齊賢丞相斷獄法也豈彼所聞

異乎

孫亮驗蜜

吳廢帝孫亮字子明曾暑月游西苑食生梅使黃門以

銀餅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屎

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即呼吏入持蜜餅入亮問

曰既蓋之復以帝覆之無緣有以黃門非有求於爾

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覓官席不與亮曰必為以也

亦易知耳乃破鼠屎觀燥濕則內燥而外濕亮曰若

鼠屎先在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乃在之耳於

是黃門即伏其罪

出江表等傳

鄭克曰按裴松之以為鼠屎新者亦表裏皆濕黃

門取新屎則無以得其奸緣遇燥矣或亮之惠然

克謂亮所言者決定之理也松之所言者偶合之

事也理雖決定事或偶合故執理以御事亦有時

乎不通而窒理之人反為曉事者所笑蓋以此耳



惟珠圓不滯鑑照難欺則事理兼明而情狀必得  
故雜取兩說今復備載其本末也

### 杜亞疑酒

唐杜亞鎮維陽有富民父亡未幾奉繼母不以道元日  
上母壽母因賜鴈於子既受將飲乃疑有毒覆於地  
而地責乃詬母曰以醜殺人上天何祐母拊膺曰天  
鑒在上何當厚誣拊膺不伏執詣公府亞詰之曰爾  
上母壽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母賜爾鴈又  
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為誰曰以子之  
婦也亞訶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系於廳側劾  
之乃是夫婦同謀以誣母也遂置之於法

### 漢武明繼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  
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  
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  
之故以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  
恩絕矣宜與殺人同宜以大逆論

見通典

### 朱詰賊民

朱壽昌中叢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  
故得不死時又殺人乃賊其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



昌疑之因引囚屏處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爾以  
死代人母令有悔吾聞子良遣汝錢十萬納女為子  
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  
書券抑汝女為婢指十萬為傭直而嫁其女於他人  
汝將奈何囚悟泣下始以實告子良付法一郡以為  
神明見曾肇所撰墓誌

### 姦僧現丈六金身

元豐中陳州有蔡仙姑者能化現丈六金身一時王公  
貴人無不誠信供施山積男女嘈雜以得見為幸戶  
外常設淨水兩瓮至者必令洗濯凡眼而後得入有

縣尉廖姓者燭事明允心獨疑之一日令其部曲數  
人約洗之一目既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  
然也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耳  
廖乃叱下擒之明正其罪奸狀盡敗

群萃採餘

### 女巫詐稱柔福

宋靖康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  
闕稱為柔福帝姬自虜中渚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  
貌良是問以官禁在日事畧能言彷彿但以足口大  
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逼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  
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公



主下嫁高世榮妝資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三年頭仁  
太后回鶯言柔福死於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獄  
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官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  
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賜資計十  
七萬九十緡非頭仁之婦則富貴終身矣

妖僧

妖僧行果云自海上來杭州多技善幻以符詛禁治病  
人輒愈人或訛言曰仙時劉郎中景寅吳員外郎鼎  
咸得告家食聞行果名召之與語大悅受辟穀運氣  
法屏人扁室以一侏子周按留童子守之行果則往來二

子所指授也頃之劉忽瞑眩欲死以語行果行果曰  
是將遊神遊而復可以昇矣又頃之瞑眩益甚若  
有物冉冉自口脫于几上為么周按么音小也人長不滿  
指盤避而歌纖如蠅聲劉問曰爾何為者曰吾君之  
元神也侏子駛而大譁么人忽亡劉遂僵仆移時而  
甦叩之若寤語不憶矣遂得瘳病忽三月而卒吳  
既受法瞑眩時作如劉然不知劉已死惑于行果信  
之益篤一日忽大叫曰八仙至矣躍起若肅容狀吳  
病跛不良于行至是步武舒展判如也俄而空中語  
曰吾將采白鳳之膏蒼龍之髓續爾筋骸吳謝曰謹



俟命既而家中百怪並作犬登竈而嗥嬰兒反接若  
桎梏而啼家人大懼無何行果突至吳且擊且罵曰  
妖禿爾賊任氏剗其二稚為幻世間吾今許帝殺汝  
矣行果懼之狼竄出門不知所往而吳亦病悸判年  
始痊詢之二子之家果然怪亦甚矣妖僧所作不知  
果何術也家大夫言采生法吳之子遵晦為按察副  
使余得其詳

雷青日札

奸僧奪士人妻

宋時有士人侯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井叢襍處停  
輿市買轉眄不見妻輿士人執輿夫至官推聞莫可  
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初被人扛去  
時已非原輿夫矣約行數里入大門長廊下暗室中  
出輿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退步  
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而入曰此間是要姓名  
去處轉數曲入暗室扃閉甚嚴畧無人聲雖鐘聲亦  
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携酒殺至憂忿不能飲食每  
日兩次送飯暮則携酒強之飲就同寢一日僧出忘  
扃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長明  
燈也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帕上金錢各索環繫觀  
音身用指甲招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月餘



僧力疲意闌婦泣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爾本  
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輿送至  
此也士人許臨安府時趙師翼尹府值亢旱祈禱  
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觀  
音皆請來此若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寺主加號賜  
紫行童皆給度牒備榜遍掛明日輻輳迎來果有身  
繫金錢絡索足有川字文者遂集合寺僧行會士人  
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戮於

市

西湖遊覽志

女入寺觀燈

紹興間崇新門外廣苑寺殿帥楊存中郡王所建以處  
北地流僧一歲元宵婦女闡隘有將官妻携其女入  
寺觀燈乃為數僧邀入密室成酒饌奉款沉醉殺其  
母而留其女亦不敢舉聲及半年二僧皆以事出  
女獨留室中倚窓見圃外一卒治地女因呼卒至窓  
語以前事托令往報其父卒如言而往將官密以告  
楊帥遂遣人報寺約束日修齋至日楊帥到寺僧行  
俱戾見王命每一僧以二卒擒之搜出其女認二僧  
斬之毀其寺盡逐諸髡

林公大合決獄



蜀中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一野寺中寺僧延  
入而□有姿貌師徒皆欲淫之乃婦意常在其徒師  
怒殺婦埋園中次日母與夫家互尋不得交相仇以  
訟于官時閩人林公大合為都司斷事撰邑不能決  
而疑必有故遣有一門子得罪當譴公曰汝故以得  
罪逋出遍踐村市但擬出此事當宥汝久之門子入  
此寺僧師徒以是美男皆與狎昵有小沙彌語洩而  
沙彌亦不甚悉入以白公公曰是矣翌日過寺中焚  
香頻仰首向天自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  
衰公即令縛之曰上天已語我殺禁家婦者汝也一

訊吐實瘞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二家疑解至今其  
邑人稱之朗哉談

耳談

鎮遠侯報賈人寃

有大賈率四蒼頭適旅假宿一寺中寺僧迎款甚虔已  
謂修寺出其募緣簿相請賈素佞佛即解金施三百  
兩僧揣其橐重故治美酒款賈既醉夜深以盤盛四  
猪首出視之乃四蒼頭也大懼伏地丐免僧曰安  
有生理出白綾帨絞頸死納棺中昇出瘞道旁重橐  
皆為僧有是日鎮遠侯顧公奉命往鎮淮陽過以  
樓船簾中見有白犬往來牽絳若有訐者公異之令



人隨犬行犬抉穴棺出忽失犬所在棺縫尚有白綾  
悅頭露出知是寃令發棺賈尚活盡言前事公故匿  
賈舟中戒勿洩而託言欲建無遮大會為太夫人作  
福盡名諸寺僧有法行者至前寺僧亦卑□□窺於  
屏內□是也于是盡縛之僧見賈不待鞫問皆伏以  
闕白所司盡殺之毀其寺朗哉談

### 錢元懿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  
巫楊媪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  
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  
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遂息

智囊

### 隋郎將

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火襲擊  
乘輿車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  
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  
乃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

### 隱形術

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蕭瑀擒至痛鞭之了無  
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徑馳詣其居縛  
歸用印于背然後鞭之乃隨聲呼噪竟死杖下



子孫堂

廣西南寧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筭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男居戶外故人皆信焉閩人汪且初蒞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親往點視衆僧倉皇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帽則紅頭墨頭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鐘定後兩僧庚至贈調經種子丸一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女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丸如伎乃縱去不問而召兵衆入衆僧悞不敢動一一就縛究其故則地平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污婦女不知幾何矣既置獄之為之盈住持名佛頭謂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算自知必死能私釋我等暫歸取來以半相贈凌許三僧從頭往而自與八輩隨之既至寺則窖中黃白燦然恣其所取僧偈束臥具而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三更斬門而出汪方秉燭構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寢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



集而僧亂起僧所用皆短兵衆以長鎗禦之僧不能  
敵多死頭知事不諧揚言曰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  
一一細鞫以此激凌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  
儕當面許相公汪令刑房吏諭曰相公亦知汝曹非  
盡反者然反者已死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鞫分別之  
器械既出于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誅絕至明百  
僧殲焉究器械入獄之故始知凌志等獎竇而志等  
則已死于兵矣

萬曆乙未歲西吳許孚遠巡撫八閩浙某寺絳衣  
真人從大殿蒲團下出車畧同某國某宮某

### 大安國寺奸民

唐懿宗屢微行游寺觀奸民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  
官寄吳綾千疋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內選一人肖上  
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寵賜諸香薰裏引二三  
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時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  
遺之而去遂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  
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間小  
僕擲眼向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疋惟命是  
聽于是啓櫃蓋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早于朝門相  
不見可奏引入內所酬不輕假服者遂跨衛而去僧







